

# 欢欢喜喜过大年

## 春联蕴家风

□华平

写春联、贴春联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习俗。一副副春联寄托着一个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憧憬，也反映着他们的情感寄托、价值追求和家风家训。

每年腊八节过后，赶集人多得“拧成绳”。母亲一趟趟在集市和家之间往返奔波。父亲不在家，写春联用的红纸、墨汁等，母亲要到集市上早早置办齐全。

小年过后，父亲回来了，街坊邻居赶集似的，把写春联的红纸送过来，有的大人置办年货腾不开手，会打发孩子把红纸送来交到父亲手里。

母亲很支持父亲义务写春联，早早地把屋子收拾得利利落落。有时，父亲正吃饭，有人拿着纸来了，父亲第一时间放下碗，来到桌前，根据门窗大小、数量多少，魔术师般将大红纸折成大小不一的长方形、正方形，然后用一把带柄的小刀，将折好的红纸裁成相应的尺寸，动作娴熟规范，纸张一点儿也不浪费，让人称奇。

父亲常说，一副好春联，不仅能带给全家人平安与欢乐，还能带来好的家风。因此，他把写春联当成一件神圣的事情，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与耐心。

等父亲把街坊邻居的春联写好后，才开始写自家的春联。父亲拿起

蘸满墨汁的毛笔，在砚台边刮两下，凝神静气，开始落笔，行云流水般在大红纸上写下这样一副春联：耕读并行传家业；礼廉双崇惠后人。横批：孝悌之家。

父亲写春联时，我站在旁边目不转睛地看着。父亲给我讲解：耕好田是农家子弟的本分，勤读书是农家子弟鱼跃龙门的资本，知礼仪、晓廉耻是做人的底线，孝是要报答父母养育恩，悌指要珍惜兄弟姐妹手足情，这既是家风，也是家训。

除夕，父亲搬来梯子，招呼哥哥把春联贴在门楣上。有人不讲究春联内容，更不懂上联、下联，只图个喜庆就中。而父亲对此有自己的规矩，他仔仔细细端详几遍，直到满意了，才准许放鞭炮，一家人才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。

父亲去世后，耕读勤勉、恪守孝悌的家风被他一年年写进春联里，也被我们姊妹几个牢牢记在心里。

如今，每年春节前，哥哥都要重写父亲留下来的那些春联，像父亲当年教导我们一样，把春联里蕴含的家风家训，一遍遍讲给晚辈听。

我们家也一直坚持手写春联，我相信，从儿子第一次认真写春联、贴春联那一刻起，写在春联上的家训，延续在春联里的家风，已经悄悄在他心底生根发芽！

## 最甜最美是除夕

□史慧清

“365个夜晚，最甜最美的是除夕……”当听到这首《万事如意》时，除夕的脚步已越来越近了。

不管是“鹅鹅鹅，曲项向天歌”的孩童时期，还是“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”的青春年华，还是“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”两鬓斑白的如今，对除夕的喜欢，从未曾改变。

年少时，除夕那天还想睡到日出三竿，因为难得可以睡懒觉。除了放假，每天要效仿古圣先贤“闻鸡起舞”起床上学发奋图强，好不容易过个假期，我便像极了母亲喂养的那几头小猪，每天只顾吃饱睡到处玩耍。

只可惜睡醒总是被鞭炮声惊醒，我猜准是班上那些调皮的男生放的，他们前边有一群高年级的男生，后面还跟着一群比我们小的小屁孩。放假后，他们一改在校时的听话拘谨，发疯了似的在村里乱窜。腊月天“三九四九能冻死鸡狗”，但他们却在寒冬的怀抱里打着滚地撒欢，一个个头上冒着热汗、鼻下挂着鼻涕，玩得不可亦乐乎。

要过年，放炮立马成了男生们的新宠。他们放炮的声音我都能听出来，放一个停一下，接着再放一个。放炮是女生的弱项，比不得在学校学习，可以和男生媲美。当学习成绩优越时，女生们甩着高高的马尾，一蹦一跳神气地从他们身旁走过，但放炮却不得不向男生示弱。于是，男生们常用放炮来吓唬女生，当炮捻刚点燃发出声音时，我们早吓得捂着耳朵掉头就跑，男生们却哄堂大笑，笑声能惊飞树上的小鸟。

听到放炮声，我不得不爬出被窝，父母早已忙碌了许久；和我一同爬出被窝的还有妹妹，她像个小尾巴，从小到大，我走到哪她都跟着，即使我使出浑身解数，还是甩不掉她。此时父亲正忙着架年火，年火在进入腊月已做好准备，大人们会在山上打些废弃的松枝，我们会随手拾些木柴、小棍啥的拿回家，但碎木烂柴实在不多。除夕那天，父亲只好到田里扛一捆玉米秆放在院里当年火用。同伴的父亲是个木匠，她家架年火，则是用废弃的木头。

母亲正忙着院里院外地打扫，虽然家里在小年前便已进行过大扫除，但除夕这天，母亲还是要细细地再打扫一遍，母亲素来爱干净，过年更是如此。床上也换上了父母平日舍不得用的新床单、新毛毯，家里一下子变得焕然一新。

母亲一边打扫，一边催促着我们贴春联。春联早在前几天便找邻居大爷写好，大爷出于书香门第，是村里老中青少有的文化人。大爷胸有千壑笔法劲道，他会根据每家情况编写春联，至于春联的内容我早已记不清楚；再后来我长大一些了，也学着写春联，在学校我虽练过几天毛笔字，但写起来还是掌握不了劲道，好在父母不嫌，我便悠哉游哉地写了好几年，内容总是离不开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”之类的话。贴春联前，要把去年所有贴过春联的地方清扫干净，这是个细致活儿，对于我和妹妹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工程。这时妹妹便派上了用场，她生来机灵动作敏捷，是一个很好的助手。我们一边撕旧春联，一边用毛巾擦拭旧

印迹，天太冷手被冻得通红，只好戴上棉手套，母亲早已打好了面糊，我们便把散发着黑色墨香的大红春联贴好，床头时常会贴些“身体健康”的小联，我的书桌旁则贴着“好好学习、天天向上”，妹妹则跑向院东北角的猪圈，贴上“肥猪满圈”的小春联，此时的大猪小猪也被过年的气氛所感染，在圈里追我赶。

一切准备妥当，父母开始祭祖祈福。当夜幕低垂，忙碌了一天的家人终于可以围坐在一起吃饺子了，母亲备好材料，父亲则负责煎馅，那“砰砰”的剁馅声像时光之舟，穿过冬日的严寒，驶向年的尽头。

除夕夜，母亲还会打开一瓶红葡萄酒，葡萄酒是父母在城里购年货时买的。父亲不善饮酒，且不爱交际，是个本分的农村人，但过年时他们总是农家子弟的本分，勤读书是农家子弟对新一年的期盼，他们盼望新的一年日子能像红葡萄酒似的甜甜美美。当我们吃着饺子、喝着红葡萄酒时，窗外的鞭炮声此起彼伏，那是一年中最美的时光：床头的睡衣新帽，在向我们招手；屋外的年火，在向我们招手；还有父母早已炸好的肉丸、我们参加婚宴吃酒席时才能吃上的“天鹅蛋”，以及爷爷、姥爷的压岁钱，都在向我们招手，我们兴奋不已彻夜不眠，等待着新年的到来。

如今的除夕，我也像母亲那样，把家里家外打扫一新，又一招招呼家人贴春联、挂灯笼。夜幕降临后，屋外万家灯火雪花飘飘，屋内全家团圆吃着年夜饭、看着央视春晚，迎接新一年的到来。

走过半生，经历了太多的人和事，除夕日既有“人家除夕正忙时，我自挑灯拣旧诗”的勤勉求学之时，也有“四十明朝过，飞腾暮景斜”的无奈，但更多的时候，还是如陆游笔下的“北风吹雪四更初，嘉瑞天教及岁除。半盏屠苏犹未举，灯前小草写桃符”那般喜悦。

人生岁月中的每个除夕，都是一次总结和回眸，回望每一个日出日落，不管有多少酸甜苦辣，都有多少困惑不甘、有多少迷茫焦灼，都在除夕这天画上了句号。这个早在《吕氏春秋·季冬纪》中便有记载的节日，这个蕴含了中华文化博大恢宏的节日，饱含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，它让我们在刺骨的冬夜中期待温暖，在一次挫折跌倒后仍能期待奋起，在变幻无常中期待美好重逢。岁月的循环生生不息，除夕是越过群山的巅峰，远方还有未曾领略的风景。

每个除夕，都像一场盛会的前奏，又是新春的序曲……

## 我为乡亲写春联

□郝卡厚

瑞雪兆丰年。意料之中的一场大雪，就这样在悄无声息中飘落在腊八节之夜！

一向夏少雨冬少雪的陕北，这两年因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，好了很多。这不，入冬至今，已是第三次降雪了。

俗话说，过了腊八就是年。大街小巷、主干道、马路旁、大大小小的广场、公园，已见大红灯笼悬挂，红彤彤的福字结耀眼，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，新春佳节就在眼前。

此刻，记忆的闸门打开，不由得想起为乡亲们写春联的点点滴滴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我还远在河西走廊参军。一年一次的探亲假，自然会留在年前。每年腊月中下旬，若没有特殊的军事任务，一般都会请假回乡探亲，与家人团聚。那个时候，农民以种地劳作为主，鲜有外出务工的人，家家户户就盼过个团圆年。临近腊月末，小山村炊烟袅袅，窗户上热气腾腾，做豆腐、蒸馍馍、压粉条、生豆芽、做黄酒、淘软米、糊窗子……一番喜迎新年的最美人间烟火景象。写春联，贴对子，当然成了年前必不可少的一件大事。

村子里虽有上百号人，但读书识文的人不多，能提笔写春联的人更是少之又少；到县城买春联路途遥远不说，老乡们哪舍得花那个钱；那时也不时兴印刷的春联。全村20多户人家，选不出几副像样的对子，字体歪歪扭扭，内容千篇一律。

春联反映了文化。一个村子没有几副好春联，说明这个村子的文化人少，好看眼里，急在心里。自告奋勇为乡亲们书写春联，成为那几年我回乡探亲记在心里的一桩大事。每年从部队动身前，我一定要备上几支毛笔，带上几瓶墨汁。再根据年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”之类的话。贴春联前，要把去年所有贴过春联的地方清扫干净，这是个细致活儿，对于我和妹妹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工程。这时妹妹便派上了用场，她生来机灵动作敏捷，是一个很好的助手。我们一边撕旧春联，一边用毛巾擦拭旧

春联上百条之多。这样，写春联时就有参考。家里连个像样的桌子都没有，我也习惯了站着写春联。一个陈旧破烂的老祖宗留下的小方桌，在炕上一放，就成了写春联的好工具。大门上放一点的春联，小方桌放不下，就直接在土炕上挥笔泼墨了。书写春联时，我也不需要“下手”，裁剪，折叠，——自己完成。

“梅花开枝头，瑞雪兆丰年”“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”“开门迎春春满院，抬头见喜喜事多”，横批无非“万象更新”“春回大地”“喜气临门”等。当然，窑洞中随处可见的“土神之位”，灶台上“香飘满屋”，正面炕墙上“抬头见喜”，牛拉平板车“日行千里”，这些都不能少，就连仅有一头猪的猪圈墙上，也要写一个“膘肥体壮”的大红小贴。

乡亲们实在、纯朴，对春联的字迹和内容，没有太多要求。但我必须认真对待每一个找我写春联的乡亲，郑重仔细地写好每一副春联，哪怕一个小贴也绝不马虎。

还有一些“命题”春联。谁家小子娶亲成家了，就要来一副“迎新春喜上加喜，贺新年早生贵子”；谁家生小孩了，就会送一副“新春添人喜上眉梢，佳节聚友双喜临门”的贺喜联……如此便好。看着乡亲们拿着写好的春联喜滋滋地离去，我的心如蜜般甜。

过年那几天，我会在村子里转上一遍，驻足观望每家每户由我书写的春联，欣慰喜悦尽显脸庞。

而今，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改变，已经少见手写的春联了，随之而来的是满街巷的印刷品春联，虽然也红红火火，但总觉得缺少了点“味道”。

当然，这些年来，我自个家的春联一直坚持亲手书写。也有一些好友知道我的毛笔字还算拿得出手，就找我求联，我“照单全收”，乐此不疲。

记忆儿时的年味，怀念手写春联的美好！

## 蹭春晚

□刘琪瑞

以前，村里有电视的人家寥寥无几。1990年除夕，我带着新婚的爱人回乡老家过年，把新买的电视机也带来了。在小院里，我和弟弟架设天线，反复转动方向，调频道选台，终于捣鼓好了。

左邻右舍、前巷后巷的人听说我家能看春晚，都早早吃过年夜饭，陆续来我家“蹭”电视看，不大的小院子挤得满满当当。我小弟见人太多，嚷着要卖票，惹来我妈一顿臭骂：“都是乡里乡亲的，大伙儿过来看电视，就是图个热闹。你竟要收人家的钱，真是钻进钱眼了！传出去还不被人笑掉大牙，被唾沫星子淹没！”她逼着我们把电视机从堂屋搬到了院子里，方便乡亲们观看。

记得那时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非常精彩，相声《学唱歌》、小品《相



## 过年读春联

□杨方

春节临近，书法家们又开始忙着为居民写春联了。“梅雪三春飞雏燕，炎黄一脉是神龙”“龙吟春正好，燕语日初长”“丹凤呈祥龙献瑞，红桃贺岁喜迎春”……看书法家们现场挥毫，看着这些精彩“手写春联”，不免让人肃然起敬，同时也勾起我有关春联的记忆。

记得初中那年寒假前夕，语文常敬文老师一上课就在黑板上写下一则谜语让我们猜，“两姊妹，一般长；同打扮，各梳妆。满脸是红光，年年报吉祥。”我们谁也没猜出来，最后常老师笑着揭开谜底：“春联。”大家一琢磨，纷纷点头称是，可不是春联嘛，同学们很开心的样子。那时，常老师在讲课前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，每天让我们学习一个成语或一句古诗词，有时是一条俗语或一则谜语。

那天，常老师不但讲了春联的谜语，还给我们讲了一个与春联有关的故事：说有一年过年，大书法家王羲之家门口贴的对联总被人悄悄揭走。年三十晚上，王羲之又写一副春联，但上下联都只贴了上半截，“福无双至”与“祸不单行”，这么不吉利的春联自然不会再有人偷了。到大年初一早上，王羲之才敢贴另一半，完整的春联是：“福无双至今朝至，祸不单行昨夜行。”常老师讲完春联谜语和故事后，布置的寒假作业是让我们在春节拜年时，把各家门口内容好又有趣的春联抄写几副。常老师留的作业真新鲜。直到多年后我才明白，他是希望我们认真体会春联艺术的魅力。

打我记事起，就知道我们村的会计文庆恒是写春联的行家。庆恒叔

的肚子里全是“墨水”，不用照着春联大全之类的书抄，那些装在肚子里的“墨水”全都是对联，拿起毛笔在大红纸上一划拉，就会很流畅地“淌出来”——“一夜连双岁，五更分二年”“天增岁月人增寿，福满乾坤福满门”“向阳门第春常在，积善人家庆有余”……不过，庆恒叔给村里几家当兵的军烈属家写的对联却像私人定制，“军旗扬处春风暖，光荣门第喜事多”“军属门上光荣匾，战士胸前英雄花”。之所以至今我对这些春联耳熟能详，就因为那年大年初一拜年的时候口袋里装着笔和本，悄悄记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春联。

后来，过年读春联成了我的一个乐趣。大年初一留意各家门口的春联，看春联就知道人家的喜好。如今细想想，这得感谢常老师。喜欢穿一身灰色中山装，口袋里插一支钢笔的常老师，上过几年私塾，国学底蕴深厚，当年常在我们面前背诵三字经、百家姓和千家诗，是全校唯一一位会写毛笔字的老师。过年让我们抄春联也独此一人，寒假抄春联的作业留得再好。

春节期间留意各家门口的春联，我还保持着这习惯。但近几年来，却没什么可看的了。现在，人们过年贴春联往往流于形式，许多人根本不在乎春联是不是手写，花点钱在市场上买些印刷品就是了，更不在乎春联内容。

过年贴春联是民俗，可民俗中分明又蕴含着具有文化韵味的雅意。我希望以书法家现场写春联的文化风景为契机，着力营造过年贴“手写春联”的文化氛围。那么，我们小时候挨家挨户欣赏春联的风景也许还会再现。

## 对联迎春

□李玉

新年快到了，商场、超市里的春联摆出来了，鲜红的纸、金黄或乌黑的字体，配上精美的底纹，寓意吉祥，令人喜爱。惜多为印刷体，虽不能说千篇一律，但大多雷同，细数一下，也就十来副，充其量不过就是现代印刷工艺品而已。每逢见此场景，我便想起小时候在乡下写春联的经历。

老家关于过年有两句俗语，一是“有钱没钱，剃头过年”；二是“有钱没钱，贴副对子过年”。前者是讲个人打扮的，后者是说营造氛围的。地处穷乡僻壤山沟沟里的老家，在冬天尤为荒凉，为迎接新年，贴一些鲜红的对联，喜庆欢乐的气氛一下子就来了，家家户户都把贴春联看得格外重要。听爷爷说过，以前即使不识字，找不到人代写的乡民，在过年时也要将墨汁抹在碗口，然后盖在红纸上，形成一串串“碗沿儿”，以制作自己的春联。可见，“写春联”也是一个重要环节。

“写春联”首先得有纸，供销社虽然不卖春联，但供应红纸，每逢临近过年，红纸的需求量很大。红纸是按照大张卖的，好像是两开大小，约等于8张A4纸的面积。一般每家会提前买一至两张。除了写对联，边角料还可以剪窗花。

裁春联是很有设计感的一道工序，要在整张大红纸上先裁出大对联一两副，那是贴在大门上的；然后分别裁出几副家门与窗框上贴的对联。除了条形的，还有方形的，在老家也叫“斗方”。贴在门头上的横批，在老家又叫“袱子”。

大门上的对联字数可以多一点，而门窗上的上下联一般为五言、七

言，横批则为四字。斗方也是四个字，一般是对角念的，先竖后横。对联的内容，多为传统的吉祥语，寓意新春快乐、家庭幸福、四季平安、康泰顺意、家和事兴等，既有传统联语，也有应时应景的新词。轮到我在家写对联时，改革开放已经有几年了，“致富”“发财”“发家”之类的话语也出现在对联之中。记得当时写得最多的内容还是宣传党的政策好，使国家强盛，让人民幸福。

除了屋外贴的，家中也有对联，最为常见的就是“抬头见喜”，一般贴在灶头之上，或者其它显眼的地方，以便给每个人都带来好心情。此外，家里还有一些小对联，比如面缸得贴“米面满缸”，柜上得贴“招财进宝”。就连储存柴炭的角落也得贴上张“炭积如山”的春联。牛羊驴圈的门上，也有对联，一般是“六畜兴旺”“膘肥体壮”之类的。

我大概在读初中时就开始给家里写对联，也帮左邻右舍写写。虽然一、二年级有过时间不长的“描红”经历，但毛笔字却没有练好。不过，父老乡亲说我好写也是个“念书人”，也就义不容辞了。其实这一任务颇不易完成，因为不仅要写，而且就连内容也得现编，上下联要对仗，寓意要吉祥，而且得通俗易懂。书写也得恭恭敬敬，不能潦草，如果马虎大意，不小心写了错字、白字，就会比较尴尬，甚至被人笑话。真可谓既费体力，又费脑力。不过，看到自己的“作品”被贴得到处都是，红彤彤地装饰了庭院内外，增添了许多喜庆氛围，心理就感到格外高兴。那种“有我过年”和“过年有我”的感觉至今仍不时回味在心里。



大年三十 欢聚一堂

新华社发 程硕 作

来源：《山西日报》《山西晚报》《今晚报》《洛阳日报》《榆林日报》